

聊齋志異

图文本 ①

〔清〕蒲松龄 著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寒嬰

拈花微笑欲傾
城情到亦時將
不惜一昧天真
何爛漫只宜
呼作太慈生



聊齋志異

二

图文本

〔清〕蒲松齡 著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嬰甯

拈花微笑欲傾
城情到汝時轉
不情一味天真
何爛漫只宜
呼作太憨生



第五卷

阳武侯

阳武侯薛公禄，胶薛家岛人。父薛公最贫，牧牛乡先生家。先生有荒田，公牧其处，辄见蛇兔斗草莱中；以为异，因请于主人为宅兆，构茅而居。后数年，太夫人临蓐，值雨骤至；适二指挥使奉命稽海，出其途，避雨户中。见舍上鸦鹊群集，竞以翼覆漏处，异之。既而翁出，指挥问：“适何作？”因以产告。又询所产，曰：“男也。”指挥又益愕，曰：“是必极贵！不然，何以得我两指挥护守门户也？”咨嗟而去。

侯既长，垢面垂鼻涕，殊不聪颖。岛中薛姓，故隶军籍。是年应翁家出一丁口戌辽阳，翁长子深以为忧。时侯十八岁，人以太憨生，无与为婚。忽自谓兄曰：“大哥啾唧，得无以遣戍无人耶？”曰：“然。”笑曰：“若肯以婢子妻我，我当任此役。”兄喜，即配婢。侯遂携室赴戍所。行方数十里，暴雨忽集。途侧有危崖，夫妻奔避其下。少间，雨止，始复行。才及数武，崖石崩坠。居人遥望两虎跃出，逼附两人而没。侯自此勇健非常，丰采顿异。后以军功封阳武侯世爵。

至启、祯间，袭侯某公薨，无子，止有遗腹，因暂以旁支代。凡世封家进御者，有娠即以上闻，官遣媼伴守之，既产乃已。年余，夫人生女。产后，腹犹震动，凡十五年，更数媼，又生男。应以嫡派赐爵。旁支噪之，以为非薛产。官收诸媼，械梏百端，皆无异言。爵乃定。

陽武侯
貴人誕降多奇兆
歷數勳名衛霍伴
曾說遼陽悲遠戍
須知常將已封侯



趙城虎

縣驛持朱席就
拘居然區哺
慈烏代供子
職即前憾
趙宇東
郊今未無

趙城虎



赵城姬，年七十余，止一子。一日，入山，为虎所噬。姬悲痛，几不欲活，号啼而诉于宰。宰笑曰：“虎何可以官法制之乎？”姬愈号咷不能制止。宰叱之，亦不畏惧。又怜其老，不忍加威怒，遂诺为捉虎。姬伏不去，必待勾牒出，乃肯行。宰无奈之，即问诸役，谁能往者。一隶名李能，醺醉，诣座下，自言：“能之。”持牒下，姬始去。隶醒而悔之；犹谓宰之伪局，姑以解姬扰耳，因亦不甚为意，持牒报缴。宰怒曰：“固言能之，何容复悔？”隶窘甚，请牒拘猎户。宰从之。隶集诸猎人，日夜伏山谷，冀得一虎，庶可塞责。月余，受杖数百，冤苦罔控。遂诣东郭岳庙，跪而祝之，哭失声。无何，一虎自外来。隶错愕，

恐被噬。虎入，殊不他顾，蹲立门中。隶祝曰：“如杀某子者尔也，其俯听吾缚。”遂出縲索繫虎颈，虎帖耳受缚。牵达县署，宰问虎曰：“某子，尔噬之耶？”虎颌之。宰曰：“杀人者死，古之定律。且姬止一子，而尔杀之，彼残年垂尽，何以生活？倘尔能为若子也，我将赦之。”虎又颌之。乃释缚令去。

媼方怨宰之不杀虎以偿子也，迟旦，启扉，则有死鹿；姬货其肉革，用以资度。自是以为常，时衔金帛掷庭中。姬从此致丰裕，奉养过于其子。心窃德虎。虎来，时卧檐下，竟日不去。人畜相安，各无猜忌。数年，姬死，虎来吼于堂中。姬素所积，绰可营葬，族人共瘞之。坟垒方成，虎骤奔来，宾客尽逃。虎直赴冢前，嗥鸣雷动，移时始去。土人立“义虎祠”于东郊，至今犹存。

螳螂捕蛇

张姓者，偶行溪谷，闻崖上有声甚厉。寻途登觚，见巨蛇围

如碗，摆扑丛树中，以尾击柳，柳枝崩折。反侧倾跌之状，似有物掣制之。然审视殊无所见。大疑。渐近临之，则一螳螂据顶上，以刺刀攫其首，撼不可去。久之，蛇竟死。视颈上革肉，已破裂云。

武 技

李超，字魁吾，淄之西鄙人。豪爽，好施。偶一僧来托钵，李饱啖之。僧甚感荷，乃曰：“吾少林出也。有薄技，请以相授。”李喜，馆之客舍，丰其给，旦夕从学。三月，艺颇精，意得甚。僧问：“汝益乎？”曰：“益矣。师所能者，我已尽能之。”僧笑命李试其技。李乃解衣唾手，如猿飞，如鸟落，腾跃移时，诘诘然骄人而立。僧又笑曰：“可矣。子既尽吾能，请一角低昂。”李忻然，即各交臂作势。既而支撑格拒，李时时蹈僧瑕；僧忽一脚飞掷，李已仰跌丈余。僧抚掌曰：“子尚未尽吾能也！”李以掌致地，惭沮请教。又数日，僧辞去。

李由此以武名，遨游南北，罔有其对。偶适历下，见一少年尼僧，弄艺于场，观者填溢。尼告众客曰：“颠倒一身，殊大冷落。有好事者，不妨下场一扑为戏。”如是三言。众相顾，迄无应者。李在侧，不觉技痒，意气而进。尼便笑与合掌。才一交手，尼便呵止，曰：“此少林宗派也。”即问：“尊师何人？”李初不言。固诘之，乃以僧告。尼拱手曰：“憨和尚汝师耶？若尔，不必较手足，愿拜下风。”李请之再四，尼不可。众怂恿之，尼乃曰：“既是憨师弟子，同是个中人，无妨一戏。但两相会意可耳。”李诺之。然以其文弱故，易之；又少年喜胜，思欲败之，以要一日之名。方颔頔间，尼即遽止。李问其故，但笑不言。李以为怯，固请再角。尼乃起。



武技

少林宗派真傳
人少曉得真
意未容孟浪有低昂

少间，李腾一蹶去。尼骈五指下削其股；李觉膝下如中刀斧，蹶仆不能起。尼笑谢曰：“孟浪连客，幸勿罪！”李昇归，月余始愈。

后年余，僧复来，为述往事。僧惊曰：“汝大卤莽！惹他何为！幸先以我名告之；不然，股已断矣！”

小人

康熙间，有术人携一榼，榼中藏小人，长尺许。投以钱，则启榼令出，唱曲而退。至掖，掖宰索榼入署，细审小人出处。初不敢言；固诘之，始自述其乡族。盖读书童子，自塾中归，为术人所迷，复投以药，四体暴缩；彼遂携之，以为戏具。宰怒，杀术人。留童子，欲医之，尚未得其方也。

小人
肢體縮
錢具由
城偏江
聽許供
繪左達
兩親謀
蘇



秦生

莱州秦生，制药酒，误投毒味，未忍倾弃，封而置之。积年余，夜适思饮，而无所得酒。忽忆所藏，启封嗅之，芳烈喷溢，肠痒涎流，不可制止。取盞将尝，妻苦劝谏。生笑曰：“快饮而死，胜于饥渴而死多矣。”一盞既尽，倒瓶再斟。妻覆其瓶，满屋流溢。生伏地而牛饮之。少时，腹痛口噤，中夜而卒。妻号泣，为备棺木，行入殓矣。次夜，忽有美人入，身長不满三尺，径就灵寝，以瓯水灌之，豁然顿苏。叩而诘之，曰：“我狐仙也。适丈夫入陈家窃酒醉死，往救而归。偶过君家，彼怜君子与己同病，

故使妾以余药活之也。”言讫，不见。

余友人丘行素贡士，嗜饮。一夜思酒，而无可行沽，辗转不可复忍，因思代以醋。谋诸妇，妇嗤之。丘固强之，乃煨醢以进。壶既尽，始解衣甘寝。次日，夫人竭壶酒之资，遣仆代沽。道遇伯弟襄宸，诘知其故，固疑嫂不肯为兄谋酒。仆言：“夫人云：‘家中蓄醋无多，昨夜已尽其半，恐再一壶，则醋根断矣。’”闻者皆笑之。不知酒兴初浓，即毒药犹甘之，况醋乎？亦可以传矣。

秦生
居然吏部比風流酒
圖沈酣死未休賴有
相憐同病者與君長
向醉鄉游



鸦头

诸生王文，东昌人。少诚笃。薄游于楚，过六河，休于旅舍，闲步门外。遇里戚赵东楼，大贾也，常数年不归。见王，相执甚欢，便邀临存。至其所，有美人坐室中，愕怪却步。赵曳之，又隔窗呼妮子去，王乃入。赵具酒馔，话温凉。王问：“此何处所？”答云：“此是小勾栏。余因久客，暂假床寝。”话间，妮子频来出入。王踟躇不安，离席告别。赵强捉令坐。俄，见一少女经门外过，望见王，秋波频顾，眉目含情，仪度娴婉，实神仙也。王素方直，至此惘然若失。便问：“丽者何人？”赵曰：“此媼次女，小字鸦头，年十四矣。缠头者屡以重金啖媼，女执不愿，致母鞭楚，女以齿稚哀免，今尚待聘耳。”王闻言俯首，默然痴坐，酬应悉乖。赵戏之曰：“君倘垂意，当作冰斧。”王恍然曰：“此念所不敢存。”然日向夕，绝不言去。赵又戏请之。王曰：“雅意极所感佩，囊涩奈何！”赵知女性激烈，必当不允，故许以十金为助。王拜谢趋出，罄赀而至，得五数，强赵致媼。媼果少之。鸦头言于母曰：“母日责我不作钱树子，今请得如母所愿。我初学作人，报母有日，勿以区区放却财神去。”媼以女性拗执，但得允从，即甚欢喜。遂诺之，使婢邀王郎。赵难中悔，加金付媼。王与女欢爱甚至。既，谓王曰：“妾烟花下流，不堪匹敌；既蒙



缱绻，义即至重。君倾囊博此一宵欢，明日如何？”王泫然悲哽。女曰：“勿悲。妾委风尘，实非所愿。顾未有敦笃可托如君者。请以宵遁。”

王喜，遽起；女亦起。听谯鼓已三下矣。女急易男装，草草偕出，叩主人扉。王故从双卫，托以急务，命仆便发。女以符系仆股并驴耳上，纵辔极驰，目不容启，耳后但闻风鸣；平明，至汉江口，税屋而止。王惊其异。女曰：“言之，得无惧乎？妾非人，狐耳。母贪淫，日遭虐遇，心所积懣。今幸脱苦海。百里外，即非所知，可幸无恙。”王略无疑贰，从容曰：“室对芙蓉，家徒四壁，实难自慰，恐终见弃置。”女曰：“何为此虑。今市货皆可居，三数口，淡薄亦可自给。可鬻驴子作贄本。”王如言，即门前设小肆，王与仆人躬同操作，卖酒贩浆其中。女作披肩，刺荷囊，日获赢余，饮膳甚优。积年余，渐能蓄婢媼。王自是不着犊鼻，但课督而已。

女一日悄然忽悲，曰：“今夜合有难作，奈何！”王问之。女曰：“母已知妾消息，必见凌逼。若遣姊来，吾无忧；恐母自至耳。”夜已央，自庆曰：“不妨，阿姊来矣。”居无何，妮子排闥入。女笑逆之。妮子骂曰：“婢子不羞，随人逃匿！老母令我缚去。”即出索子縶女颈。女怒曰：“从一者得何罪？”妮子益忿，摔女断衿。家中婢媼皆集。妮子惧，奔出。女曰：“姊归，母必自至。大祸不远，可速作计。”乃急办装，将更播迁。媼忽掩入，怒容可掬，曰：“我故知婢子无礼，须自来也！”女迎跪哀啼。媼不言，揪发提去。王徘徊怆恻，眠食都废。急诣六河，冀得贿赎。至则门庭如故，人物已非。问之居人，俱不知其所徙。悼丧而返。于是俵散客旅，囊贄东归。

后数年，偶入燕都，过育婴堂，见一儿，七八岁。仆人怪似其主，反复凝注之。王问：“看儿何说？”仆笑以对。王亦笑。细视儿，风度磊落。自念乏嗣，因其肖己，爱而赎之。诘其名，自称王孜。王曰：“子弃之襁褓，何知姓氏？”曰：“本师尝言，得我时，胸前有字，书山东王文之子。”王大骇曰：“我即王文，乌得有子？”念必同己姓名者。心窃喜，甚爱惜之。及归，见者不问而知为王生子。孜渐长，孔武有力，喜田猎，不务生产，乐斗好杀；王亦不能箝制之。又自言能见鬼狐，悉不之信。会里中有患狐者，请孜往觇之。至则指狐隐处，令数人随指处击之，即闻狐鸣，毛血交落，自是遂安。由是人益异之。

王一日游市廛，忽遇赵东楼，巾袍不整，形色枯黯。惊问所

来。赵惨然请问。王乃偕归，命酒。赵曰：“媼得鸦头，横施楚掠。既北徙，又欲夺其志。女矢死不二，因囚置之。生一男，弃诸曲巷，闻在育婴堂，想已长成。此君遗体也。”王出涕曰：“天幸孽儿已归。”因述本末。问：“君何落拓至此？”叹曰：“今而知青楼之好，不可过认真也。夫何言！”先是，媼北徙，赵以负贩从之。货重难迁者，悉以贱售。途中脚直供亿，烦费不贲，因大亏损。妮子索取尤奢。数年，万金荡然。媼见床头金尽，旦夕加白眼。妮子渐寄贵家宿，恒数夕不归。赵愤激不可耐，然无奈之。适媼他出，鸦头自窗中呼赵曰：“勾栏中原无情好，所绸缪者，钱耳。君依恋不去，将掇奇祸。”赵惧，如梦初醒。临行，窃往视女。女授书使达王，赵乃归。因以此情为王述之。即出鸦头书。书云：“知孜儿已在膝下矣。妾之厄难，东楼君自能缅悉。前世之孽，夫何可言！妾幽室之中，暗无天日，鞭创裂肤，饥火煎心，易一晨昏，如历年岁。君如不忘汉上雪夜单衾，迭互暖抱时，当与儿谋，必能脱妾于厄。母姊虽忍，要是骨肉，但嘱勿致伤残，是所愿耳。”王读之，泣不自禁。以金帛赠赵而去。

时孜年十八矣。王为述前后，因示母书。孜怒背欲裂，即日赴都，询吴媼居，则车马方盈。孜直入，妮子方与湖客饮，望见孜，愕立变色。孜骤进杀之。宾客大骇，以为寇。及视女尸，已化为狐。孜持刃径入。见媼督婢作羹，孜奔近室门，媼忽不见。孜四顾，急抽矢望屋梁射之，一狐贯心而堕，遂决其首。寻得母所，投石破扇，母子各失声。母问媼，曰：“已诛之。”母怨曰：“几何不听吾言！”命持葬郊野。孜伪诺之，剥其皮而藏之。检媼箱篋，尽卷金货，奉母而归。夫妇重谐，悲喜交至。既问吴媼，孜言：“在吾囊中。”惊问之，出两革以献。母怒，骂曰：“忤逆儿！何得此为！”号恸自挝，转侧欲死。王极力抚慰，叱儿瘞革。孜忿曰：“今得安乐所，顿忘挞楚耶？”母益怒，啼不止。孜葬皮反报，始稍释。

王自女归，家益盛。心德赵，报以巨金。赵始知媼母子皆狐



也。孜承奉甚孝；然误触之，则恶声暴吼。女谓王曰：“儿有拗筋，不刺去之，终当杀人倾产。”夜伺孜睡，潜紮其手足。孜醒曰：“我无罪。”母曰：“将医尔虐，其勿苦。”孜大叫，转侧不可开。女以巨针刺踝骨侧，深三四分许，用刀掘断，崩然有声；又于肘间脑际并如之。已乃释缚，拍令安卧。天明，奔候父母，涕泣曰：“儿早夜忆昔所行，都非人类！”父母大喜。从此温和如处女，乡里贤之。

异史氏曰：妓尽狐也，不谓有狐而妓者；至狐而鸩，则兽而禽矣。灭理伤伦，其何足怪？至百折千磨，之死靡他，此人类所难，而乃于狐也得之乎？唐君谓魏徵更饶妩媚，吾于鸦头亦云。

酒 虫

长山刘氏，体肥嗜饮。每独酌，辄尽一瓮。负郭田三百亩，辄半种黍；而家豪富，不以饮为累也。一番僧见之，谓其身有异疾。刘答言：“无。”僧曰：“君饮尝不醉否？”曰：“有之。”曰：“此酒虫也。”刘愕然，便求医疗。曰：“易耳。”问：“需何药？”俱言不须。但令于日中俯卧，紮手足；去首半尺许，置良酝一器。移时，燥渴，思饮为极。酒香入鼻，馋火上炽，而苦不得饮。忽觉咽中暴痒，哇有物出，直堕酒中。解缚视之，赤肉长三寸许，蠕动如游鱼，口眼悉备。刘惊谢。酬以金，不受，但乞其虫。问：“将何用？”曰：“此酒之精；瓮中贮水，入虫搅之，即成佳酿。”刘使试之，果然。刘自是恶酒如仇。体渐瘦，家亦日贫，后饮食至不能给。

异史氏曰：日尽一石，无损其富；不饮一斗，适以益贫；岂饮啄固有数乎？或言：“虫是刘之福，非刘之病，僧愚之以成其术。”然欤，否欤？

酒
虫

漫因贫富歎途窮應
悔當時去酒虫何物
者僧偏好事未容長
住辭鄉中



